



张东良 著

长安诗人传奇

陕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长安诗人传奇

张东良 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长安诗人传奇

张东良 著

*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9 17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统一书号: 1019922 定价: 1.30元

写 在 前 面

《长安诗人传奇》，写的是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崔护、白居易、元稹、李贺、刘禹锡、女冠诗人鱼玄机，宋代诗人苏轼、陆游等人的某些生活片段。描写的地域以长安为主，兼及其它地方，如苏轼和陆游，他们活动的地方是在长安以西的风翔和渭河沿岸，以及陕南汉中等地。明人蒋一葵曾以“长安”代指皇都，将他记载明朝首都北京情况的书名为《长安客话》，笔者用“长安”二字来代表古代的陕西地区，当为人们所理解的吧！

长安，即今之西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十二个王朝（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先后建都于此地及其附近，共历时一千余年。在我国四大古都（西安、北京、洛阳、南京）中，西安的历史地位是首屈一指的。它曾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代表着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高发展水平。这里的历史舞台上，曾经演出一幕又一幕政治性和伦理性的悲剧和喜剧。这些由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乃至进步与守旧等等交织而成的社会人生戏剧，或如金戈铁马，

壮怀激烈，或似清风朗月，空谷传响；即使是尺水兴波，滴露翻荷，却也大都与历史发展的浪潮起伏相应，声息相通。

古代诗人们往往把京师长安当作追求功名和报效国家的理想之地。他们千里迢迢赴京，或应举，或从政，或读书，或交游；将自己的和社会的苦与乐，喜与愁，忧虑与关心，希望与失望一齐倾注在那些无数的感人诗篇里，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登上金陵（今南京市）凤凰台时怀念长安；“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久困蜀中的晚年仍然忘不了长安。长安，维系过多少志士仁人的好梦，长安是古代诗人们吟不尽写不完的永恒的主题。

唐亡后，长安不再作为封建王朝的首都，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但在后世诗人的心目中它仍旧被当作是国家强盛、繁荣和统一的象征。北宋时，这里仍称作京兆府。宋室南渡，北方沦陷于金人统治之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却常思“一醉曲江”，而且在词中写道“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寄托了诗人收复河山统一祖国的迫切期望。

今天，人民当家作主，西安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作为陕西省会，它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在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历史作用。它是我国八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武汉、沈阳、西安、重庆）之一，近年，又和日本的京都、奈良结为友好城市。现在，留在地面上的文物古迹，埋在地下的历史宝藏，还有

史籍上的记载，不仅越来越多地吸引着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们的注意力，诱发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兴趣，而且也不断地吸引着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们。古城西安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典型标本之一，是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活教材。

由此想到：以西安为中心，若能以文学描写的形式将古代某些诗人在这一带地区从事政治和文学的有关活动表现出来，普及某些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这对于仰慕古都文明的旅游者及青年读者或许不无益处。

笔者生长于关中，在西安也已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于长安城的历史，以至地理沿革、古迹名胜和风俗民情等多有兴趣，但自知知识浅薄，文笔笨拙，只怕唐突了史实，并不敢卖弄于人。写作之初，系应文学丛刊《绿原》负责人文大家同志之约，写了《秋竹颂》、《凌虚台》、《曲江行》、《桃花诗》、《官街鼓》，陆续发表在《绿原》第二、四、五、六、八辑上，不意竟得到几位朋友的鼓励。现在做一些修改和订正，加上后来写的四篇，共计九篇，编成此书。最理想的是以古都西安为基点，同时兼及陕西各地，时间上则从上古一直写到近代和现代，就是已经写到的唐宋部分，也还可以再写进去不少的诗人和作家，但这需要充裕的时间去翻阅大量资料，进行艺术构思，这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了。愿把这个册子当作一个尝试，就教于广大读者。

还应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时曾翻阅了很多资料，其中，除了各种历史记载外，同时也参考了今人的某些有关著作，

特别是各种年谱和一些问题的考证、解释之类。对此，笔者则根据情况，断以己意。斟酌之，损益之；有从者，也有不从者。恕难一一指出，谨在此一并志谢。

作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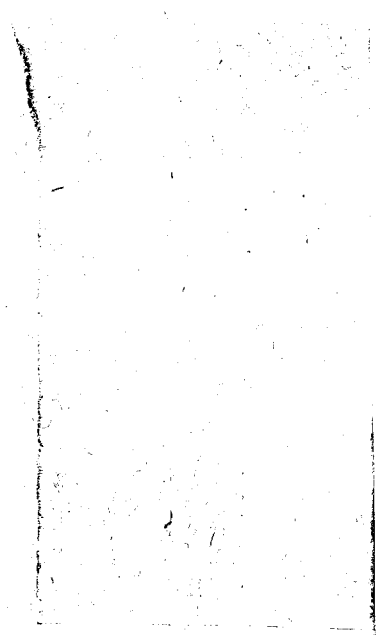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一月

出版说明

盛唐以来，诗人荟萃长安，他们在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中，留下了许多轶事。本书以翔实的考证，运用历史资料，艺术地描绘了唐代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刘禹锡等以及苏轼、陆游著名诗人在长安一带活动的史迹，有的富于传奇色彩，有的是脍炙人口的佳话，表现了古代社会风貌，耐人寻味，雅俗共赏。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插图

文大家
邵梦龙
田慧君
叶岐生



目 录

写在前面·····	(1)
行路难·····	(1)
——李白待诏翰林	
曲江行·····	(35)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	
桃夭歌·····	(52)
——崔护三访城南庄	
秋竹颂·····	(72)
——白居易和元稹	
官街鼓·····	(87)
——李贺出长安	
桃花诗·····	(103)
——刘禹锡二题玄都观	
风月恨·····	(121)
——鱼玄机之死	
凌虚台·····	(167)
——苏轼在凤翔	
云山亭·····	(186)
——陆游在南郑戎幕	

行 路 难

——李白待诏翰林

(一)

珊瑚白玉鞭向空中挥舞，雪白的飞龙天马在狂奔。马蹄嗒嗒，像轻快的鼓点儿，夹道的两行官槐纷纷后退，一晃而过……。

诗人李白跨马驰骋在长安大街上，心中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书童纵马赶上来，气喘吁吁，不解地问道：“先生，为啥这么快跑呀？”

一队巡逻的金吾卫铁骑追过来，看见黄金络头白玉雕鞍的御苑天马，又打量了一下骑在马上李白颇有些气度不凡，知道他们主仆二人的来头很大，便默默地退到一边去了。

“是太快了吗？”李白禁不住哈哈大笑说，“你不看，偌大的长安城都在向着咱们笑呢！”说着，猛一挥鞭，向前直驱而去。



书童也笑了，连忙鞭马紧跟。

两匹马飞也似地驰骋在朱雀大街上。……

的确，李白是应该高兴的。原来，玄宗皇帝和太真娘子昨天到兴庆宫沉香亭上赏牡丹时，曾令梨园乐师李龟年宣召李白进宫，为《清平调》曲写了三首新词。当时，李白灵机一动，便乘着酒醉令高力士为自己脱靴，把那个连太子、诸王、公主和王公卿相们都惧几分的老阉奴，美美地羞辱了一顿。看着高力士羞愧得满面流汗，不得已地跪下来为李白脱靴时的蠢笨模样，太真娘子和天子也都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李白心中真是痛快极了。这种痛快既不同于去年秋天他应诏入京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那种狂喜，也和待诏翰林后“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的踌躇满志大不一样。这是一种“挥斥幽愤”后的扬眉吐气，是一种诛邪惩恶后的胜利喜悦。他要向全长安城和普天下的人们宣告：我李白是有骨气的，绝不是那种低眉俯首逢迎权贵的可怜虫！

今天，他要和几位酒中好友聚饮一场，来个一醉方休，以尽豪兴！

主仆二人来到一座府第前，只见银髯飘飘的秘书监贺知章急急地出了家门，正向着一乘软舆走去。碰见骑马奔来的李白，贺知章忙叫：“太白贤弟：你来得恰好，老夫正要去见你呢……”

“贺老有何事见教，如此匆忙？”

“你闯下大祸了，老弟！”贺知章一脸的忧虑之色，说

道，“怎能得罪那位高力士呢？你可知道，太子、公主都称他‘阿翁’，连皇上都当面叫他‘将军’，并不直呼其名。唉！你呀，……”

李白听了先是一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及至明白过来后方才放心，就淡然一笑，答道：“这有何可怕！我就是要让那个人人都怕，人人都去巴结的内常侍、‘高将军’，出丑！丢脸！”

“不妥，不妥呀！”贺知章急得愁眉苦脸直摇头，“贤弟难道不知，今日者何日？远非开元气象啊！只怕来日方长……”

李白明白，开元年间玄宗皇帝正当盛年，事必躬亲，又有姚崇、宋璟为相，忠心辅佐，克尽臣道。主明臣忠，天下大治，故有“盛世”之称。今日天子在位已久，渐渐怠于政事，一切悉委于右相李林甫那个“口蜜腹剑”的奸臣独断专行，皇帝则沉湎于声色之中，而杨钊（国忠）兄妹亦因太真娘子杨玉环的新近得宠，正扶摇直上。朝中之事，可忧虑者实在不少。可是李白早有澄清四海，匡济天下之志，现在待诏翰林，备受恩宠，可见大事尚有可为。连高力士那种炙手可热的人物，不是也得跪下为自己脱靴么！哈……

“管他来日不来日”！李白想到这里，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贺老！喝酒去。张家楼，如何？走吧！走吧……”

他说着，乘着高兴，便不由分说地一把搀扶着这位豪爽的长者上了软舆，让家人们抬着，自己和书童也上马跟在后边，直奔西市的张家楼酒店去了。

(二)

太极宫翰林院中，有位学士大人正为一件诏书的起草之事而苦恼着，他是已故宰相张说的二公子，玄宗之女宁亲公主的驸马，现任兵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张垪。

原来，李白奉命写了《清平调》新词，将如花似玉的太真娘子着实恭维了一番，皇帝高兴起来，便要张垪起草一道诏书，授李白中书舍人之职。而张垪因为与李白早有嫌隙，很不乐意如此，但又不好违抗圣命，拒不草诏，真是进退两难。

说起来，他和李白也算是打过交道的老熟人了。十多年前，玄宗开元十八年秋天，正担任卫尉卿一职的张垪还住在永乐坊他父亲张说的相府中。燕国公张说本是个重气节、许然诺的人，他的奖掖后进、礼贤下士也是早就出了名的，所以平日宾客特多，常常是车马盈门，高朋满座。来客中有老友和僚属，也少不了那些手持诗文前来“干谒”的读书人；无论贤与不肖，相识或不相识，张说都一一接见。这一天，门上忽报：“有一位自称‘蜀人李白’的书生求见！”张垪道：“告知此人，老大人正在病中，概不会客。”真的，张说当时已病多日，看来凶多吉少，这倒不是假话。

“小的都说过了，”门仆道，“那人言说他有书信呈上请大人阅过便知。若仍不赐见，他就不再多扰了。”

张垪接过来书一看，原来是父亲的一位至交好友写的，这使他不便漠然置之。但是，荐书中竟将一个不出名的李白说得才高八斗，心雄万夫，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居然堪为

辅弼，简直是管仲，诸葛投胎再生一般，却又使向来恃才自负的张垚心下很不舒服。这不是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么！他倒要见识见识，看看这位“天下奇才”到底是真是假。倘若不过是个落魄文人，就让他死了此心，明白明白这相府门上不是可以随便夸口的。张垚想到这里，心中一横，便吩咐门仆：“见！”

可是，当家人们将不受欢迎的来客领进相府客厅的时候，张垚才发现自己的估计大大地错了。只见这位李白生得“哆如饿虎，眸子炯然”，“神气高朗，飘若霞举”，果然气度不凡。观其言谈举止，从容蕴藉，不卑不亢，胸藏万汇，出语惊人，也决非等闲之辈。再读所携诗文，更令张垚惊诧不已……如何办？主人大大为难了。

张垚知道，玄宗皇帝选任官员时向来十分看重仪表，他自己就是在一次朝廷大典中担任赞唱官时，因为有一张白脸蛋儿、举止又倜傥文雅而被看中的。近来听说皇帝还打算招他当女婿呢！可是今日当着李白，他竟然只觉神衰气沮，怎么也挺不起贵公子的气派来。不用说，以李白的轩昂气宇和惊人才华，皇帝一见必然会重用。可是，若将李白荐上去，张垚自己不是要被踩下来么？那时，驸马的灿烂前程还会轮到他头上来吗？如何办呢？说“家父正在病中，不便向朝中举荐，请君另投高门”吧？也不甚妥。因为，这么一来李白若真的投了别处豪门，同样可以荐上皇帝，飞黄腾达的。到底如何处置，张垚竟一时没了主意，只好敷衍地道：

“家父患病，卧床已久，圣上特许免于朝参，朝中之事

自然不便过问，所以，这荐贤之事么，还望先生见谅。不过，足下大才，何愁没有出头之日呢！若另有书信投于有力之人，张某甘愿效劳，代为转达，只是不知可有……”

由于对宰相张说的爱士之名早有所闻，初到京师的李白就相信了这位公子的话，当下便将道士司马承祯向玉真公主推荐李白的书信拿了出来……

玉真公主是玄宗皇帝的亲妹子，出家从道，取号持盈法师。这位皇家女冠平时云游四方，行踪不定，最近又离京上了天台山，李白自然是见不上的。张垪想到这里暗自得意，立即装模作样地写了封介绍信交给李白，将他打发到百余里外的公主别馆（在今陕西周至县南山中）去了。

不用说，李白在那座偏僻的山间别墅里一住多日，连玉真公主的影子也没见到，就以诗代简，向远在长安的张垪连连发起牢骚来：“愁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之一），言下颇有些忿忿不平，但此刻张垪正忙着当驸马的大事，再也不理他，时间一长，竟将这事通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想不到冤家路窄，十余年后这个李白竟应了天子的求贤诏，二返长安，卷土重来！昔日的布衣寒士一跃而为今天的文学宠臣，其人诗文也在朝野上下风传一时，而其中就有张垪最怕的那几首《赠卫尉张卿》。此事一旦为人所知，不仅于张家名声有损，说不定皇帝还要派他个“嫉贤妬能，阻塞才路”的罪名！这事早成了张垪的一块心病，更何况皇帝今天